

文章编号:1003-2398(2015)04-0032-07 DOI: 10.13959/j.issn.1003-2398.2015.04.006

# 城市雕塑景观象征意义对城市新区居民地方依恋的影响

## 以鄂尔多斯康巴什为例

尹 铎<sup>1</sup> 乌铁红<sup>1</sup> 唐文跃<sup>2</sup> 林斐斐<sup>1</sup>

(1.内蒙古大学 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 呼和浩特 010021; 2.江西财经大学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南昌 330013)

### EFFECT OF THE SYMBOLIC MEANING OF URBAN SCULPTURE LANDSCAPE ON RESIDENTS' PLACE ATTACHMENT TO NEW URBAN DISTRICT: A CASE STUDY OF ORDOS KANGBASHI DISTRICT

YIN Duo<sup>1</sup>, WU Tie-hong<sup>1</sup>, TANG Wen-yue<sup>2</sup>, LIN Fei-fei<sup>1</sup>

(1. College of History and Tourism Culture,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Hohhot 010021, China;

2. School of Tourism and Urban Management, Jiang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Nanchang 330013,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glob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the increasing generation of the new urban district contributes to the urban space evolution and placeness reconstitution. This paper tries to identif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ymbolic meaning of urban sculpture landscape and residents' place attachment and it will take Kangbashi district in Ordos, which is a typical new urban district in China, as case study area. Genghis Khan public sculptures located in Kanbashi would be a symbolic urban sculpture landscape when carrying on the study. By using the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of SPSS and the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SEM)of AMOS, this research follows a quantitative research methodology. A self-administered questionnaires were distributed to a total of 540 residents in October 2012 and January 2013. After eliminating incomplete and non-valid responses, 494 questionnaires remained to be analyzed. The result indicates that: (1)Symbolic effects of the urban sculpture landscape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dimensions: local culture, political meaning and emotional meaning. (2)Residents' place attachment of new urban district can be demonstrated in two dimensions: place dependence and place identity. (3)The results of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show that the symbolic meaning of urban sculpture landscape will influence residents' place dependence and this will help to mediate the effect of residents' place identity.

**Key words :** urban sculpture landscapes; symbolic meaning; new urban district; place attachment; Kangbashi

**提 要 :** 城市雕塑景观作为最重要的城市文化景观之一, 研究其象征意义对城市新区居民地方依恋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运用结构方程模型, 以鄂尔多斯康巴什为案例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 城市雕塑景观象征意义可分为地方文化、政治意义以及情感意义三个维度; 城市新区居民地方依恋可分为地方依赖与地方认同两个维度且地方依赖大于地方认同;

城市雕塑景观象征意义会影响居民对城市新区地方依赖, 进而影响地方认同; 另外象征意义也会直接对地方认同产生影响; 同时城市雕塑景观象征意义三个维度两两之间存在着较强的相关关系。

**关键词 :** 城市雕塑景观; 象征意义; 城市新区; 地方依恋; 康巴什

**中图分类号:** F590 **文献标识码:** A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161026 40961007) 内蒙古自治区自然科学基金项目(2011MS0602)

作者简介 尹铎(1990 ) 男, 内蒙古鄂尔多斯人, 硕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为旅游地理与社会文化地理。E-mail: yinduo229@sina.com。

通讯作者 乌铁红(1970 ) 女(蒙古族) 内蒙古赤峰人, 教授, 博士, 主要研究方向为旅游地理与旅游规划。E-mail: tiehongwu@126.com。

收稿日期 2014-06-07 修订日期 2014-11-10

## 1 引言

随着社会科学的空间转向与文化转向,在话语、文本、解构等新潮理论的背景下<sup>[1]</sup>,文化地理学对文化景观的理解也出现新的视角,具有象征意义的景观成为了可被识别的符号<sup>[2]</sup>,而空间成为了“文本”<sup>[3]</sup>,因而探讨符号如何构成“文本”就成为“新文化地理学”的重要研究课题。

在符号学发展历史中, Morris首次明确提出符号学研究的三大组成部分,即语形学——主要研究符号系统内符号能指与能指之间的关系、语义学——主要研究符号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以及语用学——主要研究符号情境中的意义<sup>[4]</sup>。作为目前符号学研究诸领域最富生气的语用学,善于探讨具体情境中符号的象征意义如何影响使用者与解释者的态度与行为<sup>[5]</sup>,其思维理念得到了西方文化地理学者的热烈响应。在他们细致而深入的研究中,城市商业街区中的广告牌<sup>[6]</sup>、大学中的拱门<sup>[7]</sup>乃至街角商店中陈列的民族饰品<sup>[8]</sup>都成为了城市符号景观,其象征意义影响着人们的感知、情绪与行为。然而作为城市中“天然”的符号景观,国内外对于城市雕塑景观的关注显然与它在实践中频繁运用的地位不相匹配。城市雕塑景观是现今最重要的城市文化景观之一,是由城市雕塑及其环境空间所组成的一个整体,是在城市的某一特定区域的完整的城市公共景观<sup>[9]</sup>。目前城市雕塑景观的研究仅集中在景观文化内涵、创作、审美与评价等方面<sup>[10-12]</sup>,虽然在文化地理学领域有少数关于城市雕塑景观的研究<sup>[13-15]</sup>,但对于城市雕塑景观作为符号景观其在特殊空间中的具体象征意义对人们的态度及行为效应缺乏必要的理论关注。

在全球化与城市化的浪潮中,不断涌现的城市新区激烈地推动着城市的空间演变与地方性重构<sup>[16]</sup>。这些城市新区,能够显著的反映现阶段我国国内城市社会文化变迁过程<sup>[3]</sup>,生活在或者经常到访城市新区的人们,会因个人记忆与情感的重复互动,产生与地方资源功能性与情感上的依附行为<sup>[17]</sup>,形成人与地方特殊的情绪纽带(emotional bonds)<sup>[18]</sup>,即居民产生对全新城市空间的地方依恋。在频繁的人地互动中,居民对城市新区的地方依恋关系着城市整体的协调发展与可持续发展。现有文献对地方依恋的研究成果丰硕,但所选案例地多集中于自然旅游地与文化遗产旅游地<sup>[19-21]</sup>,对于城市空间的地方依恋研究限于城市公园与城市历史文化街区<sup>[22-24]</sup>,缺乏对中国社会转型背景下不断涌现的城市新区的关注,亦未对其居民地方依恋进行探讨。

因此本文拟通过研究来识别城市雕塑景观的象征意义,明晰居民对城市新区的地方依恋,并进一步构建城市雕塑景观象征意义与其所在城市新区居民地方依恋的结构模型,以期为城市管理者与规划者建设宜居宜游的城市新区提供参考与借鉴。

## 2 研究现状与理论假设

国内外学者将城市雕塑景观对城市空间居民地方感的

影响进行了相关阐述。Bell截取城市历史发展的三个片段,揭示了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城市雕塑景观的演替过程就是政治精英意图运用象征性景观表征国家文化转向与培育居民国家认同感的过程<sup>[25]</sup>。从苏联时期至后苏联时期(post-Soviet)的塔什干,位于城市最重要象征空间——中心广场的雕塑景观由当时苏联最高的列宁塑像变成了纪念国家独立的地球仪雕塑,而马克思塑像也被骑马征战的帖木儿所替代。同样,在美国的弗吉尼亚州里士满市的纪念碑大街也上演了由于城市雕塑景观演替所带来的空间象征意义的转变,并引发了当地社会的热议<sup>[26]</sup>。在美国内战时期,里士满是美国南方联邦的首都,纪念碑大街本是里士满纪念南方奴隶主的象征空间,而在1995年大街却加入了代表黑人挑战白人主流价值观的网球运动员亚瑟·阿什的主题雕塑。这些城市雕塑景观演替表面仅是城市景观的建设问题,其实质却象征了20世纪末里士满市甚至是整个美国的种族、认同与权力的问题。国外学者的研究热情同样也引发了国内学者对中国城市雕塑景观的思考,王爱平、周尚意等以北京市崇文区金鱼池小区龙须沟群雕为例<sup>[27]</sup>,尝试性地探索了小尺度地方中社区居民对于群雕作为标志性景观的认同感,研究表明龙须沟群雕以老舍作品《龙须沟》为素材,象征了金鱼池小区居民的日常生活,是其地方性的确切表征。综上所述,城市雕塑景观的象征意义与城市空间居民地方感建构密切相关。但也可以发现,关于城市雕塑景观对城市空间地方感影响的关注,多为严肃的政治问题探讨,并未涉及城市中与居民休戚相关的、充满人文关怀的地方依恋话题,也没有延伸至关键的城市新区问题。基于此,为了探求城市雕塑景观象征意义对其所处城市新区居民地方依恋的重要性程度,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sub>a</sub>: 城市雕塑景观象征意义对城市新区居民地方依恋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Williams提出将地方依恋划分为地方依赖与地方认同两大维度<sup>[28]</sup>。地方认同是对地方的情感性依恋,而地方依赖是对地方的功能性依恋。就城市象征空间而言,地方依赖的形成是通过与其他地方的比较评判来确定的,即确定出哪一城市象征空间是最好的、最喜欢的地方<sup>[29]</sup>。而地方认同则是个体认同的组成部分,涉及并反映人地关系,是从情感与象征意义的角度来看待空间<sup>[30]</sup>。研究表明,地方依赖是地方认同的基础,地方依赖对地方认同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Moore发现由于地方依赖重复的到访特殊空间可能产生对该空间的地方认同<sup>[31]</sup>。唐文跃通过安徽皖南古村落的相关研究亦证明了地方依赖对地方认同的正向影响<sup>[32]</sup>。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sub>b</sub>: 城市新区的居民地方依赖对居民地方认同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符号景观的象征意义表明,景观除了能够表达空间的象征意义,还会对人的感知和行为产生某种影响<sup>[5]</sup>。在城市雕塑景观的引导下,居民与城市新区会产生特殊的体验与行为反应模式,这就是城市雕塑景观的象征意义。首先,城市空间内的公共艺术文化景观,应具有与地方相关的功能性(functionalities in relation to place)<sup>[13]</sup>,承载地方绚烂

的文化图景作为城市雕塑景观的最大功能性,驱使着居民努力感受其光鲜自然的美学表象之下所浸润的象征文化<sup>[33]</sup>。其次,作为城市空间的面纱,城市雕塑景观善于修饰空间特殊的内在地方性,以政府搬迁形式来建设城市新区是我国城市空间拓展的典型形式<sup>[34]</sup>,作为纪念性人物雕塑景观,城市管理者会借由城市雕塑景观表明政绩并展示政府魅力,赋予其象征区域政治权力的鲜明意义。此外,在族群发展的不同时期,同一族群情感中核心部分是会延续,同时被其后人心理认知结构所顺应的<sup>[35]</sup>,创作者在创作过程中将地方的核心情感注入城市雕塑景观,赋予其对于本地城市居民而言独一无二的情感意义。因此,城市雕塑景观对居民产生三个维度的象征意义:地方文化、政治意义以及情感意义。以上假设可以展开为:

H<sub>1</sub>: 地方文化对城市新区居民地方依赖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sub>2</sub>: 政治意义对城市新区居民地方依赖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sub>3</sub>: 情感意义对城市新区居民地方依赖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sub>4</sub>: 地方文化对城市新区居民地方认同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sub>5</sub>: 政治意义对城市新区居民地方认同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sub>6</sub>: 情感意义对城市新区居民地方认同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综合上述分析,本文构建了城市雕塑景观象征意义与城市新区居民地方依恋的关系模型,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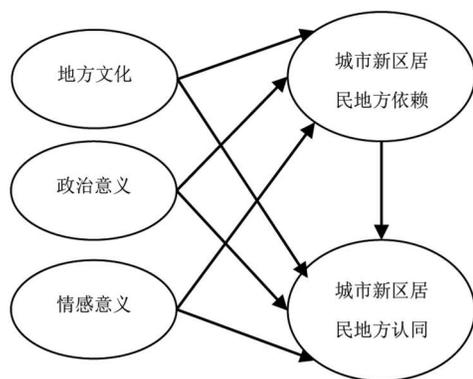


图1 研究假设模型

Fig.1 Hypothesis Model

### 3 研究区域与研究方法

#### 3.1 实证研究区域

鄂尔多斯市位于内蒙古自治区西南部,由于其经济的腾飞与城市整体竞争力的快速增长而为全国乃至世界所关注,康巴什是位于鄂尔多斯市南部的新区,在建城之前本是一片荒原,鄂尔多斯从无到有将康巴什打造成为首个中国环境艺术示范点城市、首个以城市整体获评的国家AAAA级旅游区。康巴什是鄂尔多斯城市政府所在地,被

鄂尔多斯人赋予了政治文明、经济腾飞与民族团结的象征意义,是鄂尔多斯极具代表性的城市新区。

并不是所有的建成环境景观都可以成为象征空间意义的承载符号。对内蒙古地区居民而言成吉思汗具有无可替代的精神意义,独一无二的地方传奇(place myth)与其所代表的地方文化、政治权力与民族情感与康巴什的空间象征意义不谋而合。位于康巴什双驹广场与成吉思汗广场的成吉思汗雕塑群,是全球最大的青铜艺术工程,由5座群雕组成,其中4座位于长廊北端鄂尔多斯市委、市政府办公大楼前的成吉思汗广场,另一座位于相邻的双驹广场。位于成吉思汗广场的第一座名为《草原母亲》,以蒙古族历史上闻名的五支箭故事表现成吉思汗母亲对儿女的教导。第二座名为《海纳百川》,表现了成吉思汗用人唯贤善听善用的高尚品德。第三座群雕名为《闻名世界》,表现了成吉思汗征战沙场的英勇画面。第四座名为《一代天骄》,表现了成吉思汗作为草原儿女的人生历程。第五座则位于相邻的双驹广场取名《天驹行空》,塑造了大汗双驹宝马嘶鸣奔腾的活跃景象。整个雕塑群以成吉思汗为主线,包融政治、文化与民族元素,达到了历史文化与艺术表达的高度和谐统一,是康巴什作为鄂尔多斯城市新区中建成环境符号景观的首选。因此,选择成吉思汗雕塑群作为康巴什的符号景观具有十分典型的研究意义。

#### 3.2 问卷设计与调查

本研究调查问卷主要包括城市雕塑景观象征意义测量量表、城市新区居民地方依恋测量量表、居民人口学特征等内容。鉴于地方依恋在理论与实际上操作的成熟性,借鉴Williams等地方依恋测量项目的设计方法<sup>[28]</sup>,并参考国内相关研究中对于测量项目中问法的技巧基础上<sup>[23,32]</sup>,设计了10个语句项,结合康巴什实际象征意义最终筛选保留8个语句项。

鉴于城市雕塑景观象征意义测量相关研究的缺乏,所以本研究遵循了在已有理论不足的情况下,先定性归纳、再定量检验的研究步骤<sup>[36]</sup>。参考Zebracki<sup>[13]</sup>与Mitchell<sup>[14]</sup>在城市雕塑景观研究中的访谈问题,设计了5个城市雕塑景观政治意义的测量语句项,结合成吉思汗雕塑群特征与专家意见,最终筛选保留三个项目。而城市雕塑景观的地方文化象征意义测量项目则参考以往研究中城市雕塑景观对于城市地方文化表征的类型<sup>[37]</sup>,结合康巴什地方文化,设计了三个语句项。最后参考以往研究中居民对于感知城市景观后的情感涉入与行为意图<sup>[38]</sup>,设计了3个城市雕塑景观情感寄托象征意义的测量项目。测量量表采用5点李克特量表测量,刻度从1—5分别表示非常不同意至非常同意。调查于2012年10月与2013年1月在鄂尔多斯展开,共发放问卷540份并回收,经过严格筛选,回收有效问卷494份,有效率为91.5%。调查样本情况详见表1。

#### 3.3 研究方法

本研究首先利用SPSS11.5统计分析软件中的信度分析、基本统计分析、探索性因子分析等定量分析方法处理数据,对问卷进行信度与效度分析,应用探索性因子分析对理论假设中提出的城市雕塑景观象征意义及城市新区的

居民地方依恋进行维度划分的验证, 其次将验证后划分出的维度与因子载荷较大的项目作为潜变量与观测变量应用到 AMOS17.0 软件进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探求城市雕塑景观象征意义及城市新区居民地方依恋的结构关系。

表1 样本基本情况  
Tab.1 The Summary of the Samples

基本情况	类别	有效百分比	基本情况	类别	有效百分比
性别	男	53.6	职业	公务员	10.5
	女	46.4		企事业单位管理人员	12.8
年龄	14岁以下	0.8	军人	1.4	
	15—24岁	22.1	工人	15.8	
	25—44岁	48.8	农民	3.8	
	45—64岁	24.3	学生	14.0	
	65岁以下	4.0	专业文教技术人员	9.7	
	≤500元	11.1	服务商贸销售人员	7.1	
平均月收入	501—1000	8.1	离退休人员	5.9	
	1001—2000	9.7	其他	19.0	
	2001—3000	20.9	小学及以下	5.3	
居住时间	3001—5000	26.3	初中	14.4	
	5001元以上	23.9	高中(中专)	26.1	
	10年以下	32.2	文化程度	大专	17.0
居住时间	11—20年	27.9	本科	32.8	
	20年以上	39.9	研究生	4.5	

## 4 实证研究结果

### 4.1 探索性因子分析

#### 4.1.1 城市雕塑景观象征意义的探索性因子分析

运用 SPSS11.5 统计分析软件分别检验城市雕塑景观象征意义测量量表、城市新区居民地方依恋测量量表信度与效度, 结果显示克隆巴赫系数最小值为 0.875, KMO 指数最小值为 0.866, 且  $p < 0.01$ , 表明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与结构效度。

然后对 9 个城市雕塑景观象征意义项目、8 个居民游憩地方依恋项目分别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 (EFA)。对 9 项城市雕塑景观象征意义项目采用因子分析中的主成分法, 利用最大正交旋转法, 提取城市雕塑景观象征意义维度。以特征根大于 1, 因子载荷大于 0.5 为作为确定因子条件时, 共确定三个主因子, 三个主因子累计方差贡献率为 71.994%, 解释了原有变量的大部分信息 (见表 2)。三个主因子在地方文化、政治意义及情感意义的项目中有较大的因子载荷, 因此可分别命名为: 地方文化因子、政治意义因子与情感意义因子。地方文化因子是居民对城市雕塑景观所形塑的地方传奇、城市文化以及旅游文化的直接感知行为, 是显性、浅层次的象征意义; 政治意义因子是居民对城市雕塑景观所在空间的政治意图与政府意志的感知, 是间接、中层次的象征意义; 而情感意义因子是居民通过城市雕塑景观培育的地方情感, 是深层次的象征意义, 同

时蕴含着在情感因素的影响下景观对居民行为的引导作用。且通过对比三类象征意义的均值发现, 居民对成吉思汗雕塑群具有高层次的文化体验意识 ( $M=4.22$ ), 且非常认同成吉思汗雕塑群作为鄂尔多斯政治文化符号 ( $M=4.27$ ), 增强康巴什城市、历史、政治与旅游文化氛围。此外, 对成吉思汗雕塑群这一物化的文化表征, 产生了进一步的推荐意愿 ( $M=3.88$ )。

#### 4.1.2 城市新区居民地方依恋的探索性因子分析

同理将城市新区居民地方依恋进行因子分析后归为两类, 分别可命名为城市新区居民地方依赖与居民地方认同, 总解释变异量为 79.275% (见表 3)。这表明了本研究理论维度划分的正确性。

通过对地方依赖与地方认同的均值比较发现, 居民对于康巴什这一城市新区的地方依赖大于地方认同, 说明快速城市化与经济迅速腾飞背景下的康巴什给居民带来的情感认同 ( $M=3.69$ ) 与康巴什实际优越的城市功能条件 ( $M=3.75$ ) 相比还是较弱, 城市新区的地方依恋主要源于居民对新区的地方依赖。在中国城市化与社会转型的发展背景之下, 许多基础设施先进、设计理念时尚的新型城市空间出现, 居民对其最为迅速且直接的感知应是对空间功能的认同感和依赖感, 而城市新空间的文化意义与象征性, 则还需要居民在长期的日常生活中得以建构。

另外本研究表明, 居民对康巴什产生了较强的地方依恋 ( $M=3.72$ ), 是对先前媒体建构出的康巴什负面形象的有力反驳。美国《时代》杂志 2010 年 4 月 5 日在封面左上方以中国: 建造一座鬼城 为题, 向世界推荐了内蒙古鄂尔多斯市的康巴什。康巴什被杂志塑造为, 中国城市新区地产泡沫的典型, 其在文章中直言不讳的描述 新区现实几乎没有人住在那里。在通往康巴什的多车道公路上汽车少的可怜, 仅有少数政府办公室开放, 人行道上偶尔出现的行人犹如恐怖电影中如同幻觉的孤独幸存者。这直白地表达出美国对中国经济增长主要靠地产支撑的片面想象。这也充分证明了通过媒介体验地方, 作者和读者不是简单的再现和感知, 而是通过想象的方式建构和解构地方<sup>[39]</sup>。其实, 杂志报道康巴什新区时, 整个新区基础设施并未完全建成, 住宅社区也并未达到入住条件。现今的康巴什早已呈现出草原新城的勃勃生机, 也正朝着原本规划的方向稳步发展, 康巴什新区政府努力塑造符号文化景观通过媒介对外宣传康巴什新区的真实图景, 满足居民与旅游者对于康巴什的地方想象, 进而全面修复目的地意象, 深入建构地方依恋。

以上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表明, 本研究设计的项目因子载荷在 0.652—0.865 之间, 均大于 0.5, 可全部应用于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 4.2 结构模型验证与分析

#### 4.2.1 测量模型分析

结构方程模型 (SEM) 是一种基于统计分析技术的研究方法, 整合了因子分析与路径分析两种统计方法, 可以同时多个变量的关系探讨, 有助于确认及检测复杂的路径模型<sup>[40]</sup>。模型验证分析主要包含测量模型检验、结构模

表2 城市雕塑景观象征意义探索性因子分析

Tab.2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of Symbolic Meaning of Urban Sculpture Landscape

因子名称与项目	因子 载荷	均值	标准差	单项总和 相关系数	克隆巴哈 $\alpha$ 系数	解释 方差%
因子1 地方文化		4.22			0.785	25.497
成吉思汗雕塑群能够展示成吉思汗历史文化	0.652	4.37	0.797	0.579		
成吉思汗雕塑群展示了欣欣向荣的城市氛围	0.842	4.24	0.869	0.642		
成吉思汗雕塑群是鄂尔多斯康巴什旅游形象代表	0.773	4.06	0.974	0.670		
因子2 政治意义		4.27			0.765	23.263
成吉思汗雕塑群主题明确统一	0.716	4.35	0.794	0.530		
成吉思汗雕塑群烘托出政府大楼的宏伟气势	0.826	4.23	0.902	0.548		
成吉思汗雕塑群彰显了鄂尔多斯市政府的魅力	0.804	4.22	0.889	0.529		
因子3 情感意义		3.88			0.851	23.234
您对此雕塑群喜欢程度胜过康巴什其他任何雕塑	0.750	3.97	0.987	0.687		
出门在外时 您会经常向别人提起此雕塑群	0.829	3.74	1.146	0.699		
外地朋友来康巴什 您会首先向朋友们推荐观看此雕塑群	0.842	3.92	1.069	0.661		

表3 城市新区居民地方依恋探索性因子分析

Tab.3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of Residents' Place Attachment

因子名称与项目	因子 载荷	均值	标准差	单项总和 相关系数	克隆巴哈 $\alpha$ 系数	解释 方差%
因子1 城市新区的居民地方依赖		3.75			0.912	40.366
鄂尔多斯其他地方无法与康巴什相提并论	0.795	3.75	1.224	0.788		
欣赏鄂尔多斯城市景观 首先想到的就是康巴什	0.802	3.77	1.134	0.807		
这个城区提供了鄂尔多斯其他地方无法提供的休闲游憩条件	0.846	3.77	1.090	0.763		
康巴什比鄂尔多斯其他地方都更值得一逛	0.696	3.70	1.186	0.830		
因子2 城市新区的居民地方认同		3.69			0.907	38.909
跟外地朋友说起鄂尔多斯 您总会提到康巴什	0.721	3.83	1.118	0.754		
出门在外时 您经常想起康巴什	0.865	3.65	1.148	0.789		
康巴什对您来说很特别	0.804	3.72	1.145	0.798		
您对康巴什有着深深的依恋感	0.767	3.59	1.220	0.816		

型检验与模型整体拟合优度检验等,通过模型验证与修正,形成研究的最终模型<sup>[24]</sup>。首先应进行测量模型检测,根据Fornell与Lacker所提出的测量模型评估的标准化因子载荷、组成信度值(CR)和平均方差提取值(AVE)3个标准<sup>[41]</sup>对测量模型进行验证。观测变量的标准化因子载荷为0.625—0.890之间,均大于0.6, $t$ 值为12.793—24.756之间且相关关系显著( $p < 0.01$ )。5个潜变量的组成信度值为0.768—0.918之间,平均变异抽取量为0.526—0.737之间,表示模型内在质量佳且测量指标能有效反映潜变量的潜在特质<sup>[40]</sup>。

#### 4.2.2 模型整体拟合度检验

选取 $\chi^2/df$ 、RMSEA、GFI、NFI、RFI、IFI、CFI、PNFI、PGFI等指标对结构方程模型进行拟合度检验,各指标均达到可接受水平(见表4),模型整体配适水平良好。

#### 4.2.3 结构模型检验

最后进行结构模型检验以判别假设关系是否成立。通

过极大似然估计法对模型路径系数进行估计,检验结果表明,研究模型提出的8个假设中有三个不成立(假设2、假设4与假设5)(见表5)。

模型路径如图2所示,作为城市雕塑景观 成吉思汗雕塑群的象征意义三个维度中,地方文化通过影响居民对康巴什的地方依赖( $r=0.183$ ,  $p < 0.05$ )间接影响对康巴什的地方认同;情感意义一方面直接影响居民对康巴什的地方依赖( $r=0.547$ ,  $p < 0.001$ ),间接影响对康巴什的地方认同,另一方面也会直接对康巴什的地方认同造成影响( $r=0.144$ ,  $p < 0.05$ );政治意义对康巴什居民地方依赖与地方认同影响并不显著。从模型分析来看,成吉思汗雕塑群的象征意义会影响居民对康巴什的地方依赖,进而影响地方认同( $r=0.804$ ,  $p < 0.001$ );另外象征意义也会直接对康巴什地方认同造成影响;同时象征意义的三个维度两两之间存在着较强的相关关系( $r=0.627$ ,  $p < 0.001$ ;  $r=$

表4 结构方程模型拟合度检验  
Tab.4 Test Result of Goodness-of-fit Indices for SEM

拟合指数	绝对拟合指数				相对拟合指数				简约型指标	
	$\chi^2/df$	RMSEA	GFI	NFI	RFI	TLI	IFI	CFI	PNFI	PCFI
标准值数值	< 3	< 0.05	>0.9	>0.9	>0.9	>0.9	>0.9	>0.9	>0.5	>0.5
指数值	1.797	0.040	0.957	0.966	0.957	0.980	0.985	0.985	0.760	0.775

表5 研究假设检验结果  
Tab.5 The Test Result of Hypotheses

研究假设	检验结果
H <sub>1</sub> : 城市雕塑景观象征意义对城市新区居民地方依恋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部分成立
H <sub>2</sub> : 城市新区居民地方依赖对居民地方认同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成立
H <sub>3</sub> : 地方文化对城市新区居民地方依赖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成立
H <sub>4</sub> : 政治意义对城市新区居民地方依赖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不成立
H <sub>5</sub> : 情感意义对城市新区居民地方依赖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成立
H <sub>6</sub> : 地方文化对城市新区居民地方认同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不成立
H <sub>7</sub> : 政治意义对城市新区居民地方认同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不成立

0.575,  $p < 0.001$ ;  $r = 0.757$ ,  $p < 0.001$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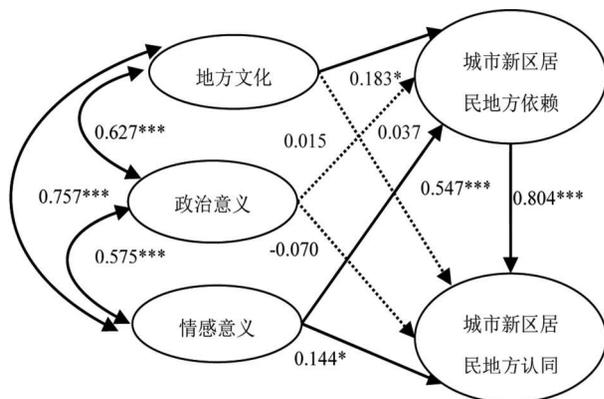


图2 结构方程模型路径标准化解

Fig.2 The Test Result of SEM (Modified)

注: \*为0.05水平上显著, \*\*\*为0.001水平上显著。

### 5 讨论与结论

研究表明, 城市雕塑景观对居民而言具有地方文化、政治意义和情感意义三个层次的象征意义。城市新区居民的地方依恋与古村落居民地方依恋具有相同的维度结构特征, 不同之处在于, 城市新区居民的地方依恋主要来源于地方依赖, 即居民对新区的功能性依恋大于情感性依恋。城市雕塑景观的象征意义会影响居民对城市新区的地方依恋, 但城市雕塑景观的政治意义并未对城市新区居民地方依恋产生显著影响。这与 Thomas 对越南首都河内市的奠边府大街和巴亭广场的研究发现相一致。Thomas 的研究发现, 许多公众仅仅是将城市雕塑景观当作地方文化背景而已, 城市雕塑景观意图塑造的政治气息对于他们毫无作用<sup>[42]</sup>。日常在成吉思汗广场进行的广场舞等休闲活动使居民感觉到, 成吉思汗广场空间的政治意义逐渐消隐而休闲游

憩意义愈加显现。因而可以说, 雕塑景观的政治意义对城市居民地方依恋的建构作用不显著。

本研究验证并丰富了文化地理学关于城市景观象征意义研究的相关结论。首先, 本研究表明 Kargon<sup>[43]</sup>、Mills<sup>[44]</sup>及 Kim<sup>[45]</sup>所述及各层次尺度的城市文化景观的象征意义, 在城市雕塑景观中亦有所体现; 其次, 本研究验证了 Kong<sup>[46-48]</sup>等以质性研究方法得出的城市景观的象征意义来源于官方政府建构和所在地居民重塑的观点, 检验了先前研究中提到的赋有象征意义的景观有机会成为居民共同依附的地方观点。

快速城市化与社会转型的发展背景下, 城市居民对城市新空间的地方依恋受到城市景观象征意义的影响。而城市景观的象征意义, 既有赖于景观塑造时对地方文化的挖掘与展示, 也有赖于居民在长期的日常生活中对景观意义的建构。城市纪念性象征空间对居民地方依恋的建构作用的研究, 可为城市新区的文化景观、旅游景观和居民游憩空间的规划建设提供理论指导。

### 参考文献

- [1] 唐晓峰. 阅读与感知: 人文地理笔记[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3: 55.
- [2] 方创琳, 周尚意, 柴彦威, 等. 中国人文地理学研究进展与展望[J]. 地理科学进展, 2011, 30(12): 1470-1478.
- [3] 朱竝, 钱俊希, 封丹. 空间象征性意义的研究进展与启示[J]. 地理科学进展, 2010, 29(6): 643-648.
- [4] 黄新华, 陈宗明. 符号学导论[M]. 郑州: 河南人民出版社, 2004: 101-132.
- [5] 唐文跃. 桂林旅游景区书法景观符号效应分析[J]. 旅游科学, 2014, 28(1): 76-84.
- [6] Thomas M E. Girls, consumption space and the contradictions of hanging out in the city[J]. Social & Cultural Geography, 2005, 6(2): 587-605.

- [7] Inwood J F J, Martin D G. Whitewash: White privilege and racialized landscapes at 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J]. *Social & Cultural Geography*, 2008,9(4):373-395.
- [8] Everts J. Consuming and living the corner shop: Belonging, remembering, socialising[J]. *Social & Cultural Geography*, 2010,11(8):848-863.
- [9] 江昼,张捷,祁秋寅.城市雕塑环境空间视觉满意度的定量评价以南京市三处城市雕塑环境空间为例[J].*经济地理*,2008,28(6):1012-1019.
- [10] 季峰.中国城市雕塑:语义、语境及当代内涵[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9:130-149.
- [11] 陈丹,孟凡玉.浅析城市雕塑中的材料应用[J].*现代园林*,2006(8):13-16.
- [12] 李玉芝.城市雕塑的审美思考[J].*前沿*,2012(21):186-187.
- [13] Zebracki M. Engaging geographies of public art: Indwellers, the 'Butt Plug Gnome' and their locale[J]. *Social & Cultural Geography*, 2012,13(7):735-758.
- [14] Mitchell K. Monuments, memorials and the politics of memory[J]. *Urban Geography*, 2003,24(5):442-459.
- [15] Warren S. Audiencing James Turrell's skyspace: Encounters between art and audience at Yorkshire Sculpture Park[J]. *Cultural Geography*, 2012,20(1):83-102.
- [16] 童巧珍,唐文跃.我国城市象征空间研究的背景、内容及方向[J].*城市问题*,2013(12):21-25.
- [17] 白凯.旅游者行为学[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3:95.
- [18] Yuksel A, Yuksel F, Bilim Y. Destination attachment: Effects on customer satisfaction and cognitive, affective and conative loyalty[J]. *Tourism Management*, 2010,31(3):274-284.
- [19] Budruk M, Stanis S A W. Place attachment and recreation experience preference: A further explor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J]. *Journal of Outdoor Recreation and Tourism*, 2013,1-2:51-61.
- [20] 许振晓,张捷,Geoffrey Wall,等.居民地方感对区域旅游发展支持度影响——以九寨沟旅游核心社区为例[J].*地理学报*,2009,64(6):736-744.
- [21] 苏勤,钱树伟.世界遗产地旅游者地方感影响关系及机理分析以苏州古典园林为例[J].*地理学报*,2012,67(8):1137-1148.
- [22] Lee T H, Shen Y L. The influence of leisure involvement and place attachment on destination loyalty: Evidence from recreationists walking their dogs in urban parks[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2013,33(3):76-85.
- [23] 唐文跃.城市居民游憩地方依恋特征分析——以南京夫子庙为例[J].*地理科学*,2011,31(10):1202-1207.
- [24] 钱树伟,苏勤,郑焕友.历史街区顾客地方依恋与购物满意度的关系——以苏州观前街为例[J].*地理科学进展*,2010,29(3):355-362.
- [25] Bell J. Redefining national identity in Uzbekistan: Symbolic tensions in Tashkent's official public landscape[J]. *Cultural Geographies*, 1999,6(2):183-213.
- [26] Leib J I. Separate times, shared spaces: Arthur ashe, monument avenue and the politics of richmond, Virginia's symbolic landscape[J]. *Cultural Geographies*, 2002,9(3):286-312.
- [27] 王爱平,周尚意,张姝玥,等.关于社区地标景观感知和认同的研究[J].*人文地理*,2006,21(6):124-128.
- [28] Williams D R, Vaske J J. The measurement of place attachment: Validity and generalizability of a psychometric approach[J]. *Forest Science*, 2003,49(6):830-840.
- [29] 范钧,邱宏亮,吴雪飞.旅游地意象、地方依恋与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以浙江省旅游度假区为例[J].*旅游学刊*,2014,29(1):55-66.
- [30] Hunziker M, Buchecker M, Harting T. Space and place: Two Aspects of the Human-landscape Relationship[M]//Kienast F, Wildi O, Ghosh S. *A Changing World: Challenges for Landscape Research*. New York: Springer, 2007:47-62.
- [31] Moore R L, Graefe A R. Attachments to recreation settings: The case of rail-trail users[J]. *Leisure Sciences*, 1994,16(1):17-31.
- [32] 唐文跃.皖南古村落居民地方依恋特征分析——以西递、宏村、南屏为例[J].*人文地理*,2011,26(3):51-55.
- [33] 向岚麟,吕斌.新文化地理学视角下的文化景观研究进展[J].*人文地理*,2010,25(6):7-13.
- [34] 邹小华.城市新区难聚人气原因探析——以南昌市为例[J].*城市问题*,2008(11):63-66.
- [35] 李静.民族心理学[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231.
- [36] 颜麒,张邱汉琴,杨韞.旅游节庆节目编排质量的探索研究与实证验证[J].*旅游学刊*,2011,26(2):82-88.
- [37] Savage V R, Huang S, Chang T C. The Singapore River thematic zone: Sustainable tourism in an urban context[J]. *The Geographical Journal*, 2004,170(3):212-225.
- [38] Qi Q Y, Yang Y, Zhang J. Attitudes and experiences of tourists on calligraphic landscapes: A case study of Guilin, China[J].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2013,113(5):128-138.
- [39] 安宁,朱竝.他者、权力与地方建构:想象地理的研究进展与展望[J].*人文地理*,2013,28(1):20-25.
- [40] 吴明隆.结构方程模型:AMOS的操作与应用[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9:263-305.
- [41] Fornell C, Larcker D F. Evaluating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s with unobservable variables and measurement error[J]. *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 1981,18(1):39-50.
- [42] Thomas M. Out of control: Emergent cultural landscapes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urban Vietnam[J]. *Urban Studies*, 2002,39(9):1611-1624.
- [43] Kargon J. A symbolic landscape for suburbia: Baltimore Chizuk Amuno's Hebrew Culture Garden [J]. *Journal of Urban History*, 2014,40(4):762-791.
- [44] Mills A. Boundaries of the nation in the space of the urban: Landscape and social memory in Istanbul[J]. *Cultural Geographies*, 2006,13(3):367-394.
- [45] Kim C. Place promotion and symbolic characterization of New Songdo City, South Korea[J]. *Cities*, 2010,27(1):13-19.
- [46] Yeoh B S A, Kong L. Reading landscape meanings: State constructions and lived experiences in Singapore's Chinatown[J]. *Habitat International*, 1994,18(4):17-35.
- [47] Kong L. Ideological hegemony and the political symbolism of religious buildings in Singapore[J].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1993,11(1):23-23.
- [48] Winchester H, Kong L, Dunn K. *Landscapes: Ways of Imagining the World*[M]. London: Routledge, 2013:27.

责任编辑 赵永宏